

春华秋实

梁实秋幼女忆往昔
讲述一代学人之家苦乐年华



梁文蔷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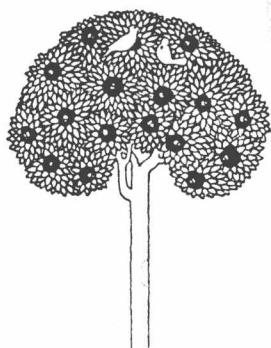
北方文艺出版社

· 014035296

I251
616

春华秋实

梁文蔷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北航

C1715221

I251
616

018660210



坚守诗意栖居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华秋实 / 梁文蔷著.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317-3208-2

I. ①春… II. ①梁…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2561 号

春华秋实

作者 / 梁文蔷

出品人 / 宋玉成

特约编辑 / 高艳华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8 号

开本 / 715×960 1/16

版次 /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书号 / ISBN 978-7-5317-3208-2

责任编辑 / 李庭军 王 爽

印刷 /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 150010

字数 / 89 千

印次 /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28.00 元

封面设计 / 后声设计

网址 / www.bfwy.com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张 / 13

题 记

“春华秋实”典出《三国志·魏志·邢颙传》：
采庶子之春华，忘家丞之秋实。

“春华”“秋实”，四个字后引申为成语。“华”同“花”，意思是春天开花，秋天结实，比喻事物的因果关系；或譬喻文章华丽如春天的花朵，而内涵充实如秋季的果实。

先父梁实秋，学名梁治华，二十岁以前即以“梁实秋”为名，后改为正式姓名。据先父所告，此名来自“春华秋实”，并备有“春华秋实”圆形牙章一枚。

本书以“春华秋实”命名，献给先父，聊表哀思。

不尽的思绪

何怀硕（中国台北）

梁文蔷大姊即将出版《春华秋实》，高艳华女士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写点什么加入书中。我当然十分乐意，但时间匆促，无法给我拜读书稿，只能传真一篇短短的“后记”及目录，让我知其大略。高女士说：“梁文蔷女士知道您关心她的书该多高兴啊。”其实，与高女士素未谋面，她给我这个荣幸，我才该多感谢她呢。高女士还“吩咐”：“您怎么写，写多少都随您的感觉，我们都会安排。”这样宽容，我更感激了。

我青年时期有幸拜识两位历史人物，而且承蒙鼓励、奖掖，他们的为人行事，才华勋业，人格风范，予我的熏染激励，在艺术与心智的提升予我精神上的沾溉，是我的人格成长最大影响力的来源。他们就是梁实秋与叶公超，我的两位老师。

一般人会觉得梁、叶两人，一为古典，一为浪漫。其实不确。凡第一流人物必皆两者兼备。若有不同，不过是倚重倚轻有别而已。实秋老师崇尚古典，尤其推崇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对浪漫主义不敢恭维。大概认为古典主义是“全”（“各种原质的特点之相当的配和”），是“艺术的健康”。而浪漫主义应该是“偏”（“一切感情过度的病态”）。后来我读了欧洲文化史大师巴尊（Jacques Barzun 1907—2012）的书，他说：“欧文·白璧德在墨索里尼身上看到诋毁卢梭著作的希望，这完全合乎逻辑，一点也不意外。何况这个独裁者对英雄主义的煽动从表面上可能使人想起浪漫主义对勇气和冒险精神的赞美。”巴尊又说：“如果有人查寻公认的关于浪漫主义的信息，他得到的答案很可能是以个人主义为最显著的

特征。”我们知道实秋师最反对用“集体主义”来压抑、否定个人的价值。那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与对卢梭的非难岂不矛盾？其实白璧德与巴尊都是可敬的学者与思想家，他们的理论一样有价值。理性与感情是建构“健康”的思想不可偏废的两大支柱。回头看梁、叶两人，表面上似乎有古典与浪漫的不同，骨子里却都既古典又浪漫。其实，古典与浪漫，理性与感情，节制与放逸，人在种种不同时空与处境中，在野在朝，或藏或行，各因其性格与才具而造成不同的光华与业报。实秋老师后半生不问世事，努力写作，留给后代大量隽永的文字。我深信单凭《雅舍小品》已足千秋。

实秋老师辞世前一年七月为我一本散文集（《煮石集》）写序，以“尊严”与“健康”为评语。后读实秋老师《关于徐志摩》知道当年《新月》问世第一期卷首《我们的态度》（徐志摩执笔）中便揭橥“尊严”与“健康”。我才知道老师对我奖饰之重。我更明白自青年到老年，实秋老师与他们一伙文友，以“尊严”与“健康”为文学最高的追求，一以贯之，终生不渝。

一九六七年读老师刚出版《谈闻一多》书中杜门拒客的故事，与此书出版之前老师所说有一点不同，我在书边记曰：“记得老师曾谈此事，但较详。说一多先生在房中写长诗，门口贴纸条称外出，他从匙孔窥视，知一多正用功，遂不言而退。后一多出示长诗，告以恐受人打扰而出此计策。盖因我说起近日作画常不眠不休，师言艺术家常如此，这是专心，是好现象，一如当年一多先生云云。一九七六年二月一日硕记。”

过去二三十年我写过几篇谈实秋老师的文章，悼念文就有三篇。老旧的报纸我还珍存着。

实秋老师离开我们已超过二十年了。文蔷大姊这本“忆昔”我急盼展读，使我在心灵上再现亲炙实秋老师，多知道我所未知的往事。十四世纪大文豪佩脱拉克（Petrarca）认为以写作传世可战胜生命的短暂。实秋老师早已是历史人物。为历史人物写记事感怀的文字也是一种奉献，一种功德。以前胡适之先生提倡写“传记”，我觉得怀人记事的文字同样值得提倡。生命如飘尘，只有那些最高的智慧与思想永远闪烁光辉，鼓舞着后来的人。我们愿为传薪者。

CONTENTS

目 录

	不尽的思绪 /1
第一辑	我在青岛 /1
	我与青岛 /1
	我的童年 /7
第二辑	我在北京 /13
	我的老家——北平东城内务部街 20 号 /13
	我的保姆 /18
	我的外婆 /19
	祖父的丧事 /21
	梁妈——我家的恩人 /25
	回老家 /28
第三辑	我在大后方 /33
	逃 难 /33
	雅 舍 /37
	陪都忆旧 /47
	我的纪念册 /54
	再度离乡 /62
第四辑	我在台湾 /69
	德惠街一号 /69
	六年寒窗 /74
第五辑	我在美国 /80
	勿忘祖先 /80
	一个美籍华侨的心声 /81
	美丽的大杂院 /84

CONTENTS

目 录

第六辑

从“小气”到“绿色”/88

美国人/91

我与父辈/94

我的父亲——梁治华（实秋）/94

我的四叔——梁治明/101

为《谈闻一多》补遗/103

家中新发现的闻一多海外遗痕/111

父亲38年的莎氏缘/112

父母亲的遗音与遗影/115

人生如戏——戏剧人生/121

我与张充和先生的一段缘/128

评《雅舍谈吃》/139

胡桃的故事/148

胡桃的用法/150

第七辑

我的人生感悟/152

我的写作经验/152

我的绘画经验/164

写字和诗词/174

我的大半生/1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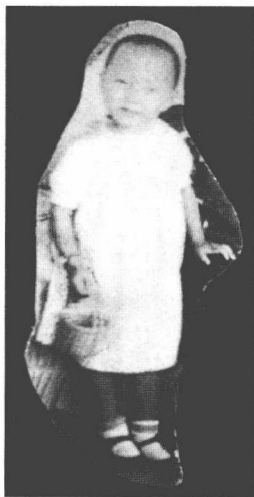
后 记/198

第一辑 我在青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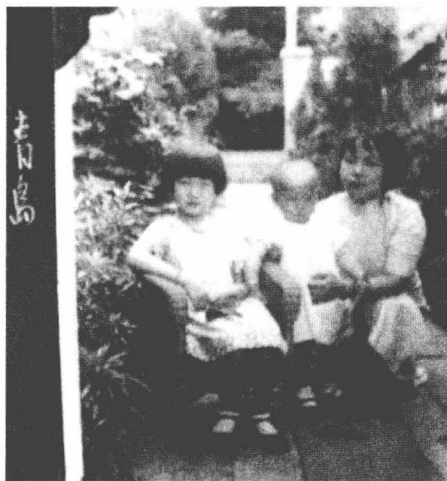
我与青岛

青岛是我的出生地。从小父母就常跟我说青岛有多好多美。我只能从他们的话语中想象那绿色的海，蓝色的天，细软的沙滩，和姐姐哥哥到汇泉海滩上去拾贝壳小螃蟹的快乐。因为我离开青岛时只有一岁，什么都不记得。成年后，我在美国定居于西雅图，于1970年请父母来玩时，父母都说西雅图就跟青岛一样美，有山有水，四季如春。我更向往青岛了。但是，在那年头儿，远隔重洋，返乡旅游？无异痴人说梦！后来在美国的饭馆里可以看到桌上摆着的小广告牌“青岛啤酒”，就感到无比的亲切。我就要跟我的美国朋友解释，中国人的青岛啤酒这么出名，是德国人留下的酿酒文化，再加上青岛的好泉水。

在父亲的散文中不时提到他在青岛时的生活，例如《酒中八仙》的豪饮，与闻一多自美国别后在青岛再度享受他们二人的真挚友情。这些事都发生在我出生之前，所以，对我而言，只是历史而已。父亲对山东人有特殊的好感，他说山东人憨直忠厚。他常提起他的厨师，这位厨师嗜赌，有时一连几天菜饭会很简陋，每天给他的菜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父母对用人一向宽大，也就不动声色，心知肚明，大概他的手气不好，也就不去追问。突然会有一天大打牙祭，饭菜特别丰盛。父亲就会问厨师：“今天的菜怎么这么好啊？”厨师就会嘿嘿地笑两声，说：“这就是那么



这是我一两岁的时候



我和母亲、姐姐在青岛

点儿良心。”父亲很愉快地述说这个故事不止一次。显然，他很欣赏厨师的那点儿良心。从此，我母亲要是特意做了一些好菜，父亲就会说，“嘿！今天有点儿良心！”嗜赌本非好事，又挪用了菜钱，更是罪上加罪。但是父亲却十分欣赏这个山东大汉的良心，赌赢了就加菜。连缺点都变成可爱了。我在父母的陶冶下，也对山东人有好感，觉得自己是个小山东，见到山东老乡，常冒充我是半个山东人。不知什么人缺德，造了一个字，

是人字旁，右上方写一个山字，下面再加一个东字，音侔（表示土气）。使我们十分气愤。幸好，这种污蔑性的戏谑不久就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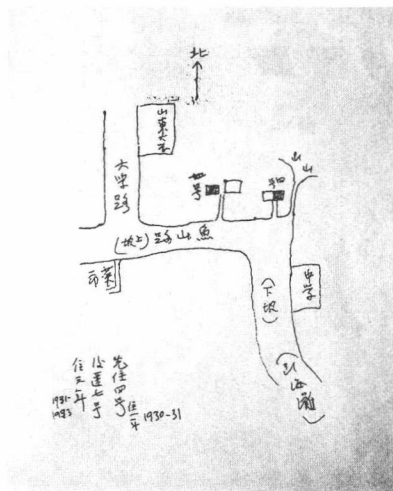
大姐文茜 1983 年在青岛

我大姐文茜常说起她最爱去海滩玩耍，落潮时到石头下面去找寄生蟹。我不懂什么叫寄生蟹，她就解释给我听，是一个小螃蟹住在一个空蚌壳里，行走时就带着蚌壳走。我将信将疑，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有趣的小生物。后来，在一位海洋生物学教授的办公室的书架上看到一只寄生蟹的标本，便好奇地拿起来把玩，没想到小螃蟹的爪子居然活动起来了，吓得我大叫。镇定下来才知道小螃蟹早已死去，所有的腿和蟹钳会动是经过这位教授特殊处理过的，可以永久保持关节柔软。秘诀是在死去的小蟹尚未干硬时，把它洗净，浸在通便用的矿物油里，一个月后取出沥干即可。我学会后，就到海滨寻找死掉不久的小蟹，如法炮制，屡试不爽。

我在西雅图海滨社区学院教书凡二十六年，于1999年退休。退休后立刻要实现的一大计划，就是到我一辈子朝思暮想的人间天堂青岛去寻我的根。

这件大事已经酝酿多年，父母和我在西雅图同住的那两年（1972—1974），常常谈起青岛，说一直希望将来能到青岛去养老。父亲为我画了一张图，显示我们的居所鱼山路七号和他教书的山东大学、菜市和海滩的关系。我就把这张简图珍藏起来，心想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后来我大姐于1983年到青岛旅游，重返故里，凭吊了一番，给我寄来我们住过的那栋洋房和汇泉海滩的照片，还给我画了我们家住房的简图。她说鱼山路路名没改，可是门牌号码从7号改成甲31号了。所以我1999年回国寻根时，有父亲和大姐给我的简图，又带了几张母亲在青岛家院子里照的老照片。心想有了这么多的依据，总可以顺利找到我出生的房屋了。

我于当年10月7号与一位老友从北京机场起飞，约一小时后抵达青岛，下榻一家宾馆。我的房间在五楼，可以看到大海。我终于看到了我梦想中的青岛的海洋……可是，可是，这不会是青岛的海洋



父亲为我去青岛画的一张示意图

吧！我父母告诉我的青岛的海是绿的，天是蓝的。怎么我一眼望去却是一片灰色呢？我愣住了，揉揉眼睛，把眼镜摘下来，擦擦，又戴上，还是一样。我沉默了。回头看看房间，地上有地毯，可是黑乎乎的。蹲下来一看原来是布满了黑头发，难怪！这是小事，我不远万里而来，是为找我的根的，不要乱挑剔！于是带了简图和旧照片，问清了鱼山路的方向，决定走路去找。走了不久就看到鱼山路的路牌，心都快跳到嘴里了，马上与路牌照相留念。这时才真正了解到什么叫近乡情怯。再往前走，找甲 31 号，这时心里别提多紧张了。走来走去，就是找不到。后来遇到一位老太太，据她说没有这个门牌。我绝对认为就在附近，那栋房子不会消失！找不到绝不甘休！正在来回走得腿酸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突然想到应该过街到那边看看。一过街就注意到两棵树中间拉了一根绳子，绳子上面晾着一床棉被，棉被后面的墙上有一块大石碑，赫然刻着“梁实秋旧居”五个大字。我的情感经这猛烈的震荡，登时觉得像火山爆发，竟伏在那块石碑上号啕大哭起来。我自己都大吃一惊，我怎么会这样强烈的反应。我的老友倒是非常理解，一言未发，让我哭个够。幸好没有行人路过，否则会认为我发疯了。哭完了，才发现石碑左上方有个门牌，鱼山路 33 号。原来 1983 年后，又改了门牌。我站在 33 号小巷口，往里一看。哇！我母亲的老照片上的三条石板路，赫然在焉！可是她种的樱花和西府海棠都无影无踪了。这是一条相当长的小



鱼山路 33 号旧居

道，走到头儿略向右转有个小院落，就可以看到我家的房屋，是一栋两层的西式楼房，虽然年久失修，倒也还牢固。在门前院中遇到一男一女，我上前自我介绍，道明来意，请求准许进入楼内观看。他们倒很客气，立刻让我进去了。这栋房屋已由数家居住，

实际上一间屋子就是一家。每间屋子的门都紧紧地关着，我能看到的只是楼上楼下的过道和楼梯。这些地方是公用的，显然是没人打扫的。地上和楼梯栏杆上的尘土好厚好厚，还在墙角堆满了许多什物，乱七八糟。啊！这就是我的根呀！我有一种无名的冲动，我要打盆水，我要好好地把那相当考究的楼梯栏杆拭净，恢复它的本来面貌。我百般无奈地走了出来，跟院子人搭讪，想知道是否可以进入室内看看我出生的那间屋子。他们说我出生的那间的主人不在家，门锁着，但是隔壁一家人欢迎我进去坐坐。我喜出望外，马上被带到楼上，进入了盛老太太的屋子，老太太与孙女盛静同住。屋子里窗明几净，一切应有尽有，是个温馨的居室。盛老太太年95岁，仍硬朗健谈，告诉我她已经在这栋房子里居住了49个寒暑了。我告诉她，我在65年前在这里住过一年！她还请我吃了一根香蕉，情不可却，我就吃了。告辞后，又在我出生的房门外照相留念。盛静小姐一直送我到巷口，互换电子通讯地址，殷殷道别。

当年，我所记录的父亲故居的牌匾刻字是这样的：

梁实秋（1903—1987），北京人，现代著名作家，学者，1930年夏至1934年夏，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寓居此院正面小楼，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父亲梁实秋故居石牌，这个新牌匾上父亲出生年为1902年，父亲的出生年有1902、1903年两种说法，因为他是1902年阴历腊八出生，公历为1903年1月

青岛市文物局 青岛晚报立
青岛华磊石业有限公司承制
一九九三年四月

据家人报告，此石碑已于2003年被一新石碑取代了。

别了旧居，按照父亲为我画的简图，找到了山东大学旧址，现在是青岛海洋大学。我们步入校园，倒也美观宁静，但是似乎空无一人，也无从寻得任何前人足迹，只得悻悻然而返。



当年的山东大学旧址

的店铺等，我兴趣索然。后来到崂山脚下停了下来。短暂小餐后坐缆车到了半山腰，山峰峭壁，乱石葱绿，确是壮观雄伟。下了缆车，在山间漫步，本想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景，怎奈到处有扩音器以极大的音量广播极其恶劣的歌曲与宣传。这种声音的污染不亚于空气的污染和到处的垃圾和苍蝇，甚至更具侵略性，使你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我们只得匆匆下山，打道回府。

我的寻根之旅就这样地结束了。我终于又见到了我一生心神萦系的青岛，把我从父母编织的人间天堂拉回到了现实。

次晨，宾馆服务员开始打扫，清洁用具散放在我房门外，我看到一架巨大的吸尘器，立刻觉悟了，为什么我房地毯上有那么多的头发。原来他们的吸尘器上没有刷子，不是为吸地毯的，是为吸地板的。这家宾馆据说是四星级的，大概五星的才懂得应该用什么样的吸尘器。

早餐后，我与一位出租车司机约好，由他带我们到处游玩。先到了几处所谓旅客必到之处，例如贩卖养珠



山东大学旧址如今已是青岛海洋大学

2003年11月20日盛静小姐突然给我来了电子邮件，告诉我鱼山路的梁实秋旧居要建新，变成展览馆。事隔五年多了，不知办成了没有。

最近我在网络上看到青岛海滩今日的美景，天空也晴朗了很多，又像父母回忆中的青岛了。我们当年的旧居什么样了呢？

我的童年

自从去年我哥文骥去世后，我常常怀念他。想到的事都是童年的生活，因为我们长大之后，就不在一起了。哥哥和我只差三岁，他是我的玩伴。所以，一想到哥哥就是和他一起玩游戏，唱儿歌，背唐诗，当然还有打架！哥哥虽然后来上大学选了畜牧兽医，后又转系入了数学系，但他的最爱是文学，从小他就爱逼着我背唐诗。

哥哥在青岛长大，刚搬到北平时，说话还有山东腔。我大姐说，下雨院内积水时，哥哥用一竹竿玩钓鱼，口中喊着：“钓上来一条鱼呀！”口音全是山东味，大家都笑他。后来我长大跟哥哥学唱儿歌时，就有这么一句词儿。我到现在还会唱，还是那个调儿。可是我一直到写这篇文章时和大姐说起青岛旧事才知道那是用山东口音唱的！真是糊涂了一辈子。

前几年哥哥来西雅图看女儿，有一天我开车送他回家，在车里我们聊天，冷不防地，他迸出来这么一句：

“点，点，点牛眼……”

我立刻接了下去：“……牛眼花，卖甜瓜……”

然后我们和声唱完这首儿歌：



1938年我们姐兄妹三人合影

“甜瓜苦，卖豆腐，豆腐烂，摊鸡蛋，鸡蛋鸡蛋壳壳，里头坐着哥哥，哥哥出来买菜，里头坐着奶奶，奶奶出来烧香，里头坐着姑娘，姑娘出来点灯，烧了鼻子眼睛！”

哥哥夸奖我说我没忘，给我一百分。我那时心里的感受，实在难以形容。时间突然拉回了六十多年。儿时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半晌，我们都没再说话。深深地沉湎在回忆中……儿歌给我激起的情感涟漪远胜过名垂千古的唐诗！

这首儿歌是一个游戏，晚上临睡前我和哥哥大姐仨人儿坐在床上，有时母亲也加入跟我们玩，大家都把脚伸出来，由一个人唱“点牛眼”，挨个点脚，歌唱完时点到谁脚，那只脚就要缩回去，最后没缩回的一只脚是胜利者。我们这样玩太多次了，我大姐文茜也牢牢记得这首歌。我把这首儿歌教给我的洋孙女，她们也会照样唱，只是声调不大对劲，有点洋腔！

我长大的那些年家里经济很拮据。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玩具。玩的游戏多半是不用花钱的。我最爱玩的是剃刀，跳房子，踢毽子，捉迷藏，跳绳，打花巴掌和翻绳（用双手十指套住一个绳圈，两个人玩儿，来回翻，可以翻出好多不同的花样）。到了过年的时候就大撒欢儿，可以花点钱买玩具了。我们就到厂甸去买空竹、拨浪鼓、风车、风筝，还有噗噗啞（棕黄色薄玻璃做成葫芦状，对着瓶口一吸一吹，底部玻璃一鼓一瘪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我们还会买小孩儿可以玩的花炮，如耗子屎（泥做的小花炮，状如耗子屎，点燃后会地上乱蹦乱窜）、手花和滴滴筋儿（软的手花）。大人们也买花炮，

他们喜欢二踢脚、麻雷子之类的震耳欲聋的炮仗。这就是我们一年最得意的时候了。

我从小就爱做手工，认为是游戏。一直到现在仍是如此。我最爱做的是彩线缠的袖珍粽子，可以挂在身上做饰物。这是五月节吃粽子传统的延伸。我在美国用毛线做特大号的粽子，挂在我的办公室当饰物，美国人问起，我还得讲一

我和哥哥文骥



段屈原的故事给他们听。

抗战时沦陷区的日子虽然不好过，可是只要我们不公开抗日，还是有思想和说话的自由。我们不知从哪里学来的一个剪纸游戏，把一张方块儿纸，折叠起来，剪几刀，就可以把碎纸拼成“德、意、日、亡”四个字。德字以“万”



我的哥哥梁文骐

字代替，意就以“一”代替。我们这样做也无非是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小孩们也懂得。我很爱玩这个游戏，可惜现在记不起怎么折叠了。

另外一个游戏是欵子儿，就是用毡子铺在桌上，用五个玻璃球一个个扔上去落下时让它蹦一下，再接住。从这个基本动作可以演变出很多花样，可以几个人轮流玩，这是女孩子的游戏。男孩子多半是弹珠子，在地上玩，可以有输赢，多少带点赌博的意味。

我小时曾参与过一些迷信的活动，对我也是游戏，给平淡的日子平添了不少色彩。例如：胡同里有瞎子算命的，一个人拿着竹竿点地走，或者带一个小孩儿引路，手提一小铜锣，敲打着。可以叫他进来算命。他先问你要算什么，如问婚嫁日期，生辰八字是否相克，老人寿命几何，财运官运是否亨通，是否宜外出旅行等等。实际上这都是走江湖骗人的。有时外婆和母亲就会请个瞎子进来给我们算命，他在廊檐的藤椅子上坐定，就开始问我们要算什么，问了生辰八字之后，就口中念念有词，用大拇指在四个手指上乱点几下，好像是在计算什么，然后就开始说我们的命运。我记得母亲给我们三个孩子都算过命，当时瞎子说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可是后来离开大陆后，母亲常提起那个瞎子说的话，就会说那个瞎子说对了等等。我是不信这一套，全是江湖，只是觉得好玩而已。我想瞎子也要工作赚钱养活自己，在那个年代，不管做什么，只要自食其力都是值得我们同情与